



懷

沙止靜修院是我終生難忘的地方，那兒使我認識了人生的真諦，獲得了珍貴的友愛。

遠在四年前，在各種佛刊雜誌中，都登着一則「靜修院招考佛學研究班學生」的招生啓事，這是已圓寂的一代高僧慈航老法師所主辦的，學院的負責人是道安法師。就在那個時候，我認識了由臺南遠道而來的莫家姊妹；太姊佩嫻，英文修養很深，是該班聘請的英文教師；姝妹麗嫻，是準備在研究班參學的學生，和我同是廣東人，異地鄉音，無形中已拉近了我們的距離了。

時間是促進友誼的橋樑，日復一日，我們相處的時間多了，雙方便有相當的認識。由於年齡的差別，當然，我和小莫容易接近而且我們又都是同學，我倆的感情因此更容易發展。

她有鵝蛋的臉型，一對常閃爍着智慧之光的大眼睛，雪白而整齊的牙齒，襯配着兩片薄而會說話的嘴唇，畢直的鼻樑和腦後兩條黝黑的髮辮，正象徵着她那倔強的個性。

當時，由於家居沙止，得以常常到靜修院，而且，我們跟隨着佩嫻姊修習英語，故此，我有更多的時間跟她在起，有時甚而整天都周旋在她的身邊。那時，我感到只有和她在一起得到快樂。一天不見面，真有一如隔三秋之感。感情

### 地 憶 及

——獻給我的至友莫麗嫻

唐育玉

是多麼的不可思議呀！

在陌生的環境中，最頑皮的孩兒，會變得循規蹈矩，一旦混熟了，他的頑皮便又原形畢露了。我和小莫先天既不是個循規蹈矩的孩子，何況我們相處已有半年了，當然早就顯出了原形啦！那時天真，活潑，爛漫，任性，這些形容詞，好像專為我們所有的。靜修院上上下下的住衆，都知道我們這一對活寶貝。慈老師知道了，他不但不要罵我們，反而對我們說：「盡量頑皮吧！天真即是佛性，不過讀書還是要努力用功。」師公的話，並沒有使我們比以前更頑皮，反而比以

往更用功了。尤其麗嫻，成績突飛猛進。現在，我才明白那是一愛的教育，感化了我們。師公偉大！愛的教育更偉大！

記得有一次，內院準備了一個為歡迎了中法師入伍受訓的晚會。研究班全體同學都參加了，我們不能例外。當餘興節目開始時，司儀宣佈：「每人都得參加一個節目。」我倆毫無準備，當時真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於是便開小差準備應付辦法，最後只得把我初中時所演的雙簧「傻大姐」七拼八湊變了相聲，利用十分鐘的練習，我們竟然大膽的搬上了台，那滑稽的樣子，使在座的法師、居士、同學們都哄然大笑，我們也在笑聲中，從容的回到了自己的座位。從此，我就被許多人叫上了「傻大姐」的雅號。

近年來，只要對佛教消息稍爲

注意的，都可以常常聽到佛教五虎將的吼聲，看到他們佛化臺灣的努力表示，我和麗嫻，演慈（佛學研究班的學生），只要聞及此，都滔滔不絕的談論我們的志願：「五虎定臺灣，三獅平大陸」。這是我們的一句口號，也可表示我們的宏願於萬一。這話雖然有些過火，但將來的事情，又怎知沒有成功的可能呢？

是年暑假，學院休課了，她即告假回家省親，她去後，似乎帶走了我的一切，整個炎夏，我都在寂寞無聊中度過，綠衣使者的來鴻，是我唯一在寂寞中的消遣。

紅藕香殘，又是玉簫秋涼的季節了，麗嫻雖然回來了。而我却因深造，每天早出晚歸，沒有像前那樣的我悠哉了。但是，我還是在每個黃昏，背着書包，踏着晚霞，在那條長滿了芳草的石徑上，去作一番妮妮清談。

月有陰晴圓缺，人有生離死別。就在次年的四月裡，師公圓寂了。同年暑假，研究班結束，麗嫻榮獲全班亞軍亦告別沙止南歸了。短短的數月中，我的環境轉變了一百八十度。最痛我們的師公永遠不能見面了，但他却活在我們的心目中。最好的朋友也因此而遠離了。在寶島的南北之間，而我們却像隔着千山萬水，不能相見。我已嘗盡了生離死別的滋味。靜修院也變成我的傷感地，那裡，只留下給我慘白的回憶……

友誼是建立在互諒、互解、互信的三合土上。我們就這樣相處了兩年，多少個良辰，在我們切磋歡笑中而溜過。而今，往事如烟，「傻大姐」一唱一和也成了不堪回首的陳跡了，縱然有，也不再找回師公的欣賞和讚美了。

姻友，潤別三年了，在漫長的三年中，一切無恙吧！是嗎？最後讓我們互相祝福吧！

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

夢谿完稿于臺北懺悔書房  
時丙申孟秋日

### 寺 廟 宗 教 淨 地 不 得 携 眷 佔 住

【基隆訊】關於寺廟財產，應依監督寺廟條例之規定為寺廟所有，其場所應以宗教活動為主，住持或管理人，僅能依法行使管理權，不得携眷佔住，或利用寺廟基地建立私人住宅。基市府頃奉省令，已通令全市各寺廟遵照辦理，並飭各區公所予以限制。

（四六、三、二十六微信新聞）